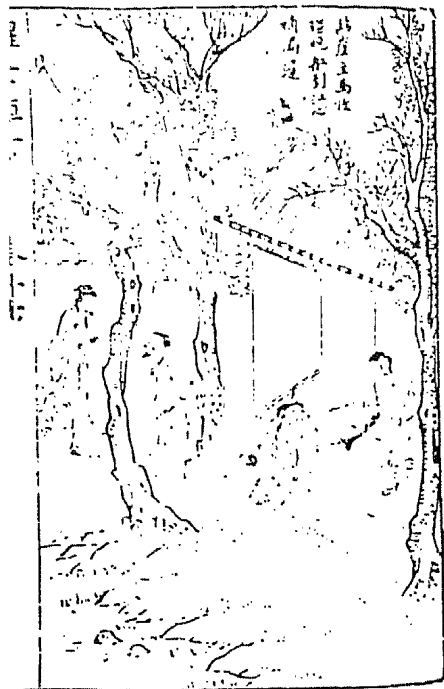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此處主馬收
從祀都引志
明山經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士子攻書農種田

工商勤苦拚家園

世人切莫圖遊蕩

遊蕩從來誤少年

嘗聞得老郎們傳說當初有個貴人官拜尚書家財
萬貫生得有五個兒子只教長子讀書以下四子農
工商賈各執一藝那四子心下不悅却不知甚麼緣
故央人問老尚書四位公子何故都不教他讀書况
且農工商賈勞苦營生非上人之所為府上富貴享
有餘何故舍逸就勞棄甘卽苦只恐四位公子不能

習慣老尚書呵呵大笑點着兩指說出一篇長話來
道是

世人盡道讀書好

只恐讀書讀不了

讀書個個望公卿

幾人能向金銜跑

郎不郎時秀不秀

長衣一領遮前後

畏寒畏暑畏風波

養成嬌怯難生受

弄來事事不如人

氣硬心高妄自尊

稼穡不知貪逸樂

那知逸樂會亡身

農工商賈雖然賤

各務營生不辭倦

從來勞苦皆習成

習成勞苦筋力健

春風得力總繁華

不論桃花與菜花

自古成人不自在

若貪安享豈成家

老夫富貴雖然愛

戲場紗帽輪流戴

子孫失勢被人欺

不如及早均平派

一豚書香付長房

諸兄恰好四民良

暖衣飽食非容易

常把勤勞答上蒼

老尚書這篇話，至今流傳人間。人多服其高論，爲何的多有富貴子弟，擔了個讀書的虛名，不去務本營生，戴頂角巾，穿領長衣，自以爲上等之人，習成一身輕薄，稼穡艱難，全然不知到知識漸開，惡酒迷花，無

所不至甚者破家蕩產有上稍時沒下稍所以古人云五穀不熟不如莠稗貪却除錢失却兒在這叫做受用須從勤苦得 淫奢必定觸災生

說這漢末時許昌有一巨富之家其人姓過名善真個田連阡陌牛馬成羣莊房屋舍幾十餘處童僕斷養不計其數他雖然是個富翁一生省儉做家從沒有穿一件新鮮衣服喫一味可口東西也不曉得花朝月夕同個朋友到勝景處遊玩一番也不會因時入節備個筵席會一會親族請一請鄉黨終日縮在家中皺着兩個眉頭喫這碗枯茶淡飯一把匙輪緊

緊掛在身邊絲毫東西都要親手出放房中桌上更無別物單單一個算盤幾本帳簿身子恰像生鐵鑄就熟銅打成長生不死一般日夜思量得一望十得十望百堆積上去分文不舍得妄費正是

世無百歲人

枉作千年調

那過善年紀五十餘外合家稱做太公媽媽已故止有兒女二人兒子過遷已聘下方長者之女爲媳女兒淑女尚未議姻過善見兒子人材出衆性質聰明立心要他讀書却又怪吝不肯延師在家送到一個親戚人家附學誰知過老本是個看財童子兒子却

自生
一散
一散
一散

是個敗家五道。平昔有幾件毛病。見了書本就如冤家。遇着婦人便是性命喜的。是喫酒愛的是賭錢。蹴鞠打彈。賣弄風流。放鴿拳鷹。爭誇豪俠。耍拳走馬。骨頭輕使。棒輪鎗心。竅癢。

自古道。物以類聚。過遷性喜。遊蕩就有一班浮浪子弟。引誘打合。這時還懼怕父親。早上去了。至晚而歸。過善一心單在錢財上做工夫的人。每日見兒子早出晚入。只道是在學裡。那個去查考。況且過遷把錢買鴨了。送飯的小廝。日逐照舊送飯。到半路上作成他飽矣。歸來。賸得鐵桶相似。過善何繇得知。過遷在

先生面前只說家中有事不得工夫過幾日問或去點個卯兒又時常將些小東西孝順那先生一來見他不像個讀書之人二來見他老官兒也不像認真要兒讀書的三來又貪着些小利總然有些知覺也粧聾作啞只當不知不去拘管他所以過遷得恣意無藉家中毫不知覺常言說得好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不想方長者曉得了差人上覆過善過善不信想道若在外恁般遊蕩也得好些銀子使費他卻從何而來況且小廝日日送飯到學並不說起不在那有這事又想知道方親家是個真誠之人必是有因方纔

來說不可不信便與送飯的小廝來問道小官人且
日不在學裡你把飯都與那個喫了這小廝是個教
熟御膳便道呀小官人無一日不在學裡那個却掉
這樣大謊趙善只道小廝家是實話更不再問到晚
間過遷臣來這小廝先把信兒透與知道到了房中
過善問道你如何不在學裡讀書每日在外遊蕩趙
遷道這是那個謊快叫來打他幾個耳聒子戒他下
次不許說謊我那一日不在學裡道這話來詢我過
善一來是愛子二來料他沒銀使費況說話與小廝
一般遂信以爲實然更不題起正是

因無背後眼

只當耳邊風

過了幾日，方長者又教人來說，太公如何不拘管小官人到學裡讀書，仍舊縱容在外狂放。過善道不信，有這等事，即教人到學裡去問，看他今日可在。家人到學看時，果然不見個影兒。問那先生時，答道：「他說家中有事，好幾日不到學了。」家人急忙歸家回復了過善。過善大怒道：「這畜生，元來恁地！」即將送飯小厮拷打起來。這小厮喫打不過，說道：「小官人每日不知在何處頑耍，果然不到學中，再三教我瞞着太公，過善聽說，氣得手足俱戰，恨不得此時那不肖子就立。」

在眼前一棒敲死方泄其忿。那得淑女在傍解勸。捱到晚間。過還回家。老兒滿肚子氣。已自平下了一半。纔罵得一句畜生。你在外胡爲。瞞得我好。淑女就接口道。哥哥。這幾日在那里頑耍。氣壞了爹爹。還不跪着告罪。過還真個就跪下去。扯個謊道。孩兒一向在學攻書。這三兩日因同學朋友家中賽神做會。邀孩兒去看。誠恐爹爹喚責。分付小奴莫說。望爹爹恕孩兒則個。淑女道。爹爹息怒。哥哥從今讀書便了。過善被他一片謊言瞞過。又信以爲實。當下罵了一場。開他在家中看書。不放出門。隔了兩日。有人把幾伯

畝田賣與過善議定價錢做下文書到後房一隻箱內去取銀子開箱看時哭了一驚那箱內約有二千餘金已去其大半原來過遷曉得有銀在內私下配個匙鑰夜間俟父親妹子睡着便起來悄悄換開偷去花費陸續取溜了他也不知用過多少當下過善叫屈連天叔女聽得急忙來問見說沒了銀子便道這也奇怪在此間的東西如何失了爹莫不記錯了沒有這許多過善道不錯不錯原來這畜生偷我的銀子在外花費卽忙尋了一條棒子與過遷到來此時銀子爲重把憐愛之情隔過一邊不由分說扯過

來一頓棍棒，只打得滿地亂滾。淑女負命解勸，待過善拉過一邊，扯住了棒兒，過善喝道：畜生，你怎樣偷的在那處花費？實說出來，還有個商量。若一句支吾，定然活活打死。過善打急了，只得一直說。連那匙鑰在裙帶上解將下來，氣得過善雙膝亂跳道：留你這畜生，總是不肖之子，被人耻笑，不如早死到得乾淨。又要來打。那時閤家男女都來下跪討饒。過善討條鏈子鎖在一間空房裡去。連這田也不買了，氣倒在一個壁角邊坐地。這老兒雖是一時氣不過，把兒子痛打一頓，却又十分肉疼。想道：看他這模樣兒，也

不像落莫的，誰道到是個敗子，怎地使他回心轉意，便好。心下躊躇，無計可施。淑女勸道：「爹爹事已至此，氣亦無益，只因哥哥年紀幼小，被人誘引，以致如此。今後但在家中讀書，不要放他出門，遠着這班人，他的念頭自然息了。」衆家人也勸道：「太公關鎖小官人，也不是長法。如今年已長大，何不與他完了姻事，有娘子絆住身子，料必不想到外邊遊蕩，豈不兩全其美？」過善見說，深以爲然。兩三日後，放其鎖禁，又將好言教誨，過遷受了這場打罵，勉強住在家中，不敢出門。半月之後，過善擇了吉日，叫媒人往方家去說娶。

娶媳婦過門方長者也是大富之家就養久已完備
一諾無辭到了吉期迎娶來家那遇着素性檢朴諸
事減省草草而已且說過遷初婚時見渾家面貌美
麗粧奩富盛真個日日仕在家中橫豎成雙全不想
到外邊遊蕩過着見兒子如此甚是歡喜過了幾時
方氏歸寧回去過遠在家無聊三不閒悶出去尋着
舊日這班子弟到各處頑耍只是手中沒有錢鈔使
費不能恣意想起渾家箱籠中必然有物將出舊日
手段逐一掀開搜尋去撒漫使得手滑了連衣飾都
把來弄得罄盡不一日渾家歸來見箱籠俱空叫苦

不悉盤問過邊時、只推不知、夫妻反目起來、過善聞
知、氣得手足麻冷、喚出兒子來、一把頭髮揪翻亂踢
亂打、這春蓮淑女也勸解不住了、過善喝道、只道你
這畜生改悔前非、尚有成人之日、不想原復如是我、
還有甚指望、不如速成、留我老性命再活幾日、見旁
邊有個棒槌、便搶在手、劈頭就打、嚇得淑兒魂不附
體、雙手扳住臂膊、哭道、爹爹別件打猶可、這東西豈
然使不得的、方氏見勢頭利害、心中懼怕、說道、公公
請息怒、媳婦沒不多幾件東西、不爲大事、過善方纔
放手、淑女勸父親到房中坐下、告道、爹爹只有一子、

怎生如此毒打萬一失手打壞後來倚靠何人遇善道這畜生到底不成人的了還指望倚靠着他打灰了也省得被人談耻淑女道自古道敗子回頭便作家哥哥方纔少年那見得一世如此不爭今日一時之怒一下打威後來思想悔之何及遇善被女兒苦勸一番怒氣少息欲要訪問同遊這班人告官懲治又怕反用銀子只得忍耐自此之後過遷日日躲在房裏不敢出門連父親面也不敢見常言道偷食貓兒性不改他在外邊放蕩慣了看着家中猶如牢獄一般那里坐立得住過了月餘隨着父親悄悄却又

出去。渾家再三苦諫，全不作准。欲要何過，善說知。又見打得利害，不敢開口，只得到與他隱瞞。過還此時，身邊並無財物，寡聞了幾日，甚覺沒趣。料道家中決然無處出帑，私下將田產與人，四處抵借銀子。日夜在花街柳巷、酒館賭坊，迷戀不想回家。方氏察聽得實，恐怕在外學出些不好事來，只得告知過善。過善大驚，道：「我只道這畜生還躲在房裏，元來又出去了。」埋怨方氏道：「娘子這畜生初出去時，何不就說直至今日？」方言：「方氏道：『因見公公打得利害，故不敢說過善道：』這樣不肖子，打成罷了，要他何用？當下便差人」

四下尋覓，淑兒、姑嫂二人反替他擔着愁擔子，將此棒之類預先都藏過了。早有人報知過遷，過遷量得此番歸家必然鎖禁，不能出來，索性莫踏罷。遂請着妓者，藏在閭漢人家取樂。覺道有人曉得，即又換過一連在外四五個月。這些家人們雖然知得些風聲，那個敢與小主人做冤家？只推沒處尋覓，道是愈加氣惱，寫一紙忤逆狀子告在縣裏，却得閭漢們替過遷衙門上下使費，也不上緊拿人。常言道：水不平，波人平，不言這班閭漢替過遷衙門打點使錢，亦是有利而為之。若是得利均分到也，和其光而同其塵。

了因有手遲腳慢的，眼看別人賺錢，心中不忿，却去過老面前，搬嘴說令郎與某人某人往來怎樣，鬪賭將田產與某處抵銀多少，弄來共借有三千銀子，把那老兒嚇得面如土色，想道：畜生恁般大膽，如此花費，能消幾時？再過一二年，連我身子也是別人的了。問道：如今這畜生在那裡？其人道：見在東門外三里橋北塊下老王三家，他前門是不開的，進了小巷，中間有個小小竹園，便是他後門，內有茅亭三間，此乃令郎安頓之所。趙善得了下落，喚了五六十家人，跟隨一徑出東門，到三里橋，分付衆人在橋下伺候，莫

要驚走了那畜生，待我喚你們時，便一齊上前也是。
這日合當有事，過還恰好，和一個朋友說話，不覺送出園門，作別過了，方欲轉身，忽聽得背後吆喝一聲，畜生那里走過，遂回頭一看，原來是父親，唬得雙雙俱軟寸步也移不動，說時遲，那時快，過善趕上一步，不由分說，在地下揀起一塊大石塊，口裡恨著一聲，照過還頂門擘將去，咕刺一聲响，只道這畜生今番性命休矣，正是：

地府忽增不肖鬼

人間已少敗家精

這一响，只道打碎天靈蓋了，不想過還後，上眼快見

父親來得兇惡，剛打下時，就倚邊一閃，那石塊恰恰中在側邊一堆亂磚上，打得磚頭亂滾下來。過遷望着巷口便跑，不想去得力猛，反把過善衝倒。過善爬起身來，一頭趕，一頭喊道：「殺爺的逆賊走了，快些拿住！」衆家人聽得家長聲喚，都走攏來看時，過遷已自去得好遠。過善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只叫快趕趕着的有賞。衆人領命分頭追趕小官人。過善獨自個氣忿忿地坐在橋上，約有兩個時辰，不見回報。天色將晚，只得忍着氣，一步步捱到家裡。淑女見父親餘怒未息，已猜着八九上，前問其緣故。過善細細告說。

如此如此。淑女含泪勸道：爹爹年過五旬，又無七男八女，只有這點骨血，總嫌不肖，但可教誨何忍下此毒手。適來幸喜他躲閃得快，不致傷身，倘有失錯，豈不覆宗絕祀。爹爹今後不可如此。過善咬牙切齒恨道：我便爲無祀之鬼也罷。這畜生定然饒他不得。不題淑女苦勸父親，且說過遷得了性命，不論高低，只望小路亂跑。正行間，背後二人飛也似趕來，一把扯住，定要小官人同回。你道這二人是誰？乃過善家裡義孫小三、小四兄弟兩個，領着老上之命，做一路兒追趕小官人。恰好在此遇見，過遷掙脫不開，心中

忿怒提起拳頭，照着小四心窩裡便打。小四着了拳，只叫得一聲「阿瘡」，仰後便倒，更不做聲。小三兄弟跌悶在地，只道死了。高聲叫起屈來，扭住小官人，成也不放。事到其間，還遷也沒了主意。左右是個左右，不是他，便是我，一發併了命罷。捏起兩劍拳頭，沒頭沒腦亂打將來。他會學例拳法，頗有些手腳。小三如何招架得住，只得放他走了。回身看小四時，已自甦醒。小三扶他起來，就近處討些湯水與他喫了。兩個一同回家，報與家主。別個家人趕不着的，也都回了。過善只是嘆氣，不在話下。且說過遷一頭走，一頭想。

父親不懷好意了，見今惡氣告下，許通如今又打成小四，罪上加罪，這條性命休矣，將身邊還存得三四兩銀子，可做盤纏，且生遠處逃命，再作區處，弄計已定，連夜合走，正是

怏怏如喪家之狗

急急如漏網之魚

過遷去有半年，杳無音信，里中傳爲已歿，這些幫閒的要自脫干係，攬投債主，教人來過家取討銀子，若不還銀，要收田產，那債主都是有好有力之家，過善不敢冲撞，只得緩詞謝之，回得一家去時，按腳又是

一家來訖門上，絡繹不絕，都是討債之人，過善索性

不出來相見各家見不應承齊告在縣裡差人拘來
審問縣令看了文契對過善道這都是你兒子借的
須賴不得過善道逆子不遵教誨被這班小人引誘
爲非將家業蕩費殆盡向告在臺述道于外未蒙審
結所有些少止勾小人送終之用豈可復與逆子還
債況子債亦無父還之理縣令笑道汝尚不肯與子
還債外人怎肯把銀與汝子自用且引誘汝子者決
非放債之人如何賴得總之汝子不肖莫怪別人但
父在子不肖自專各家貪重利與敗子私自立券
其心亦是不良今照契償還本銀利錢勿論銀完之

日原契當堂結毀，居中人重責問罪，過善被官府斷了，怎敢不依，只得逐一清楚，心中愈加痛恨，到以兒子成在他鄉，爲棄，全無思念之意，正是：

種田不熟不如荒

養兒不肖不如無

話休煩絮，且說過善女兒，教女天性孝友，相貌端莊，長成一十八歲，尚未許人，你道怎樣大富人家，爲甚如此年紀，猶未議婚？還善只因是個愛女，要覓個密嗲女婿爲配，所以高不成，低不就，揀擇了多少子弟，沒個中意的，蹉跎至今，又因兒子不肖，越把女兒催發，要擇個出人头地的贅入家來，付託家事，故此愈

難其配話分兩頭却說過善隣近有一人姓張名仁
世代耕讀家頗富饒夫妻兩口單生一子取名孝基
生得相貌魁梧人物濟楚深通今古廣讀詩書年方
二十未曾婚配張仁正央媒人尋親恰好說至過家
過善巴曾看見孝基這個丰儀那又門當戶對心中
大喜道得此子爲婿我女終身有托矣張仁是個闊
子本不舍得贅出因過善央媒再三來說又聞其女
甚賢故此允了少不得問名納絲奠雁傳書贅入過
家孝基雖然貧有過家每日早晚省視父母並無少
怠夫妻相待猶如賓客敬重過善同于父母又且爲

人謙厚待人接物一團和氣上下之人無不悅服遇
善愛之如子凡有疑難事體托他支理看其付付孝
基條分理析井井有方遇善因此愈加歡喜只有方
氏在房思想丈夫不知在干何處並無消耗未知成
活有亡日夜悲傷不已光陰如箭張孝基在過家不
覺又是二年有餘過善忽然染病求神問効用藥無
功方氏姑嫂二人晝夜侍奉湯藥孝基居在外廂綜
理諸事那老兒漸漸危篤自料不起分付女兒治酒
遍請隣里親戚到家囑付道列位高親在上老漢托
賴天恩祖宗梓得這些薄產指望傳諸子孫世守其

業不幸命薄生此不肖逆賊破費許多向已潛遁在外未知死生幸爾尚有一女所配得人聊慰老景不想今得重疾不久謝世故特請列位到來做個證明將所有財產盡傳付女夫接紹我家宗祀久已寫下遺囑煩列位各署個花押倘或逆子猶在探我亡後回家爭執竟將此告送官司官府自然明白遂於枕邊摸出遺囑教家人遞與眾人觀看此時眾人疑是張孝基見識尚未開言只見張孝基說道多蒙岳父大恩但岳父現有子在萬無財產反歸外姓之理以小婿愚見當差人四回訪覓大舅回來將家業付之

以全父子之情。小婿夫妻自當歸宗。設或大舅身已不幸。尚有舅嫂守節。當交與掌管。然後訪族中之子。立爲後嗣。此乃正理。若是小婿承受。外人必有逐子愛婿之詞。鳩鵲巢。小婿亦被人談論。這決不敢奉命。淑女也道。哥哥只因懼怕爹爹責罰。故躲避在外。料必無恙。丈夫乃外姓之人。豈敢承受。衆人見他夫妻說話。出於至誠。遂齊聲說道。令婿令愛之言。亦似有理。且待尋訪小官人。一年半載。待有的信。再作區處。遇善道小婿之言。不是愛我。乃是害我。衆人道。如何是害。太公遇善道老漢。一生辛苦。得這些家事。

遭子視之猶如糞土不上半年破散四千餘金如此揮霍便銅斗家計指日可盡財產既盡必至變賣等墓那時不惟老漢不能入土恐祖宗在上之骨反基棄荒野矣孝基又道犬舅昔四年初爲匪人誘惑所致今已年長又有某輩好言勸喻何必改過自新決不至此過善道未必未必有我在日嚴加責罰尚不改悔我歎之後又何人得而禁之衆人都道依着我們愚見不若均分了兩全其美令郎回晴也沒得話說過善只是不許孝基夫婦再三苦辭過善大怒道汝亦勸逆甥要毆成我麼衆人見他發惡乃對孝基

道令岳執意如此、不必辭了、遂將遺囑各寫了花押、
與過老、淑女又還爹家財盡付與我夫婦、嫂嫂
當置于何地、通善道我已料在此、不清你處、將頭
囑付過孝、孝基夫婦泣拜而受、通善又摸出二話
捏在手中、請過方長者、近前說道、道子不肖、致令受
失其所天、老漢心實不安、但耽候在此、終為不了、老
漢已寫一執照于此、付與令愛、老漢亡後、俱親家引
回、另選良醮、萬一過子回來、有言、在此赴官訴州、外
有出百畝、以償過子所費耕食、道罷、將二紙遞與方
長者、也不來接、答道、小女既歸、令郎乃親家家事、已

與老夫無干。况寒門從無二嫁之女。非老夫所願聞。
親家請勿開口道罷。往外就走。幸甚。苦留不住。過善
呼媳嬾出來說知。方氏大哭道。妾聞婦人之義。從一
而終。夫死而嫁。志者耻爲何况妾夫尚在。豈可爲此
狗彘之事。過善又道。逆子總在這等不肖。守之何益。
方氏道。妾夫雖不肖。妾志不可改。必欲奪妾之志。有
命而已。過善道。你有此志氣。固是好事。但我亡後。家
產已付女夫掌管。你居于此。須不穩便。淑女道。爹家
娘嫂既肯守節。家業自然該他承受。孩兒歸于夫家。
纔是正理。方者道。姑娘我又無子嗣。要這些家財何

用公公既有田百畝與我當歸母家以贍此生卽丈夫回家亦可度日衆人齊聲稱好過善道媳婦你與過門爭氣這百畝田尚少再增田二百畝銀子二百兩與你終身受用方氏含泪拜謝分檢已定過善教女婿留親戚隣里於堂中飲酒至晚方散那過善本來病勢已有八九分却又勉強料理這事作長氣短費舌勞唇勞碌這半日到晚上愈加沉重女兒媳婦守在床邊啼啼哭哭張孝基備辦後事早已停當又過數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女兒媳婦都哭得昏迷幾次。張孝基也十分哀痛。衣衾棺槨極其華美。七七之中。開喪受弔。延請僧道修做好事。以資冥福。擇選吉日。葬于祖塋。每事務從豐厚。殯葬之後。方氏收拾歸于母家。姑嫂不忍分捨。大哭而別。不在話下。且說張孝基將丈人所遺家產錢財米穀一一登記帳簿。又差人各處訪問。過遷並無踪影。時光似箭。歲月如流。倏忽便過五年。那時張孝基生下兩個兒子。門首添個解當舖兒。用個上管總其出入家事。比過善手內。又增幾位。話休煩絮。一日張孝基有事。來到陳留郡中。借個寓所住下。偶同家

人到各處遊玩，末後來至市上，只見個有病乞丐，坐在一人家簷下。那人家驅逐他起身。張孝基心中不忍，教家人朱信捨與他幾個錢鈔。那朱信原是過家老僕，極會鑑貌辨色，隨機應變，是個伶俐人兒。當下取錢遞與這乞丐，把眼觀看，喫了一驚，急忙趕來對張孝基說道：「官人向來尋訪小官人下落，道來可者，面貌好生，廝像張孝基。」便定了脚，分付道：「你再大細看，若果是他，必然認得你。且莫說我，是你家女婿。太公產業都歸于我，只說家已破散，我乃是你新主人。」看他如何對答。然後你便引他來相見。我自處，朱

信得了言語覆身轉去見他正低着頭把錢繫在一根衣帶上藏入腰裏朱信仔細一看更無疑惑那巧者起先捨錢與他時其心全在錢上那個來看捨錢的是誰這次朱信去看時他已把錢藏過也舉起眼來認得是自家家人不覺失聲叫道朱信你同誰在這里朱信便道小官人你如何流落至此逍遙泣道自從那日逃奔出門欲要央人來勸解爹爹不想路上恰遇着小三小四兄弟兩個攔阻住了務要拖我回家我想爹爹正在盛怒之時這番若回性命決然難活匆促之際一拳打去不意小四跌倒便死心中

害怕連夜逃命奔了幾日方到這裏在客店中歇了幾時把身邊銀兩喫盡被他趕入出來無可奈何只得求乞度命日夜思家沒處討個信息天幸今日遇你可實對我說那日小四成了爹爹有何話說朱信道小四當時醒了轉來不曾得成太公已去世五年矣過邊見說父親已死叫聲苦也望下便倒朱信上前扶起喉中哽咽哭不出聲嗚鳴了好一回方纔放聲大哭道我指望回家與人求告收留依原父子相聚誰想已不在了悲聲慘切朱信亦不覺墮淚哭了

一回乃問道爹爹既故這些家私是誰掌管朱信道

太公未亡之前，小官人所借這些債主齊來取索，太公不肯承認，被告官司，衙門中用了無數銀子，及至審問，一一歸還田產，已去大半。小娘子出嫁，甚倉又去了好些。太公臨終時，恨小官人不學好，盡數分散親戚，存下些少。太公歿後，家無正主，童僕輩輩一頓亂搶，分毫不留止，存住宅，貴與我新主人張大官人，把來喪中殯葬之用。如今寸土俱無了，過邊見說，又哭起來道：「我只道家業還在，如今拚扎性命，回去學好爲人，不料破費至此。」又問道：「家產便無了，我渾家嫁在何處？」妹子嫁于那家？朱信道：「小娘子就嫁在近

處人家大嫂到不好說。過還道却是爲何。朱信道太公因久不見小官人消息。只道已故。送歸母家。令他改嫁。過還道可曉得嫁也不會。朱信道老奴爲投了新主人。不時差往遠處在家。日少不會細問。想是已嫁去了。過還道。有人勸道。只爲我一身不肖。家破人亡。財爲他人所有。妻爲他人所得。該天地間一大罪人也。要這狗命何用。不如成你。望香壇沿石上。便要撞死。朱信一把扯住道。小官人。甥姪尚且貪生。如何這等短見。過還道。昔年還想有歸鄉的日子。故恐耻。貪生。今已無家可歸。不如早些死了。省得在此出醜。

朱信道好死不如惡活不可如此老奴新主人做人甚好待我引去相見求他帶回鄉里倘有用得着你的處就在他家安身立命到老來還有個結果若死在這里有誰敢取你的屍骸却不枉了這一點過遷沉吟了一回道你話到說得是但羞人子怎好去相見萬一不留反于折這番面皮朱信道至此地位還領得什麼羞耻過遷道既然如此不要說出我真姓名來只說是你的親戚罷朱信道適纔我先講過了怎好改得當下過遷無奈只得把身上破衣裳整一整隨朱信而來張孝基遠遠站在人家屋下望見他啼

哭這一段光景，覺道他有懊悔之念，不勝嘆息。道遲走近孝某身邊，低着頭站下。朱信先說道：「告官人正是老奴舊日小主人，因逃難出來，流落在此，求官人留他則個。」便叫道：「差人見了官人，過遞上前，欲要作揖去，扯那袖子，却都只有得半截，又是破的，左扯也吞不來，手右扯也連不着，臂只得到抄着手，唱腔唱張孝某看了，愈加可憐。因是舅子不好受他的禮，還了個半禮。」乃道：「愛你是個好人，家子息怎麼到這等田地，但收留你回去，沒有用處，却怎好？」朱信道：「告官人，願分胡亂，留他罷。」張孝某道：「你可會灌園麼？」道：「還道。」

小人雖然不會情願用心去學張孝基道只怕你是受用的人如何喫得恁樣辛苦過遷道小人到此地位如何敢辭辛苦張孝基道這也能只是依得三件事方帶你回去若依不得不敢相留過遷道不知是那三件張孝基道第一件只許住在園上飯食教人送與你喫不許往外行走若跨出了園門就不許跨進園門過遷道小人玷辱祖宗有何顏見人往外行走住在園上正是本願這個依得張孝基見說話有自愧之念甚是歡喜又道第二件要早起晏息不許貪眠懶怠偷工過遷道小人天未明就起身直至晏

了方止。若有月的日子，夜裡也做怎教偷工。這劉也依得孝基。又道：「夜裡到不消得，只日裡不偷工，就勾了第三件。若有不到之處，任憑我責罰，不許怨悵。遲遲道：「既家教養，便是事生父母，但急責罰，戚而無慈。張孝基道：「既都肯依，隨我來，也不去鬧玩。覆轉身，引到寓所門口。過邊，隨將進來。主人家見是个乞丐，大聲叱咤，不容進門。張孝基道：「莫趕他，這是我家的人。上人家道，這乞丐常是在這里討飯喫，怎麼是府上家人。朱信道：「一向流落在此，今日遇見的，到俚邊開了房門。張孝基坐下，分付道：「你隨了我，這模樣不好。」

看相朱信你去教主人家燒些湯與他洗淨了身子
省兩件衣服與他換了、把些飯食與他喫、朱信便去
教主人家燒起湯來、喫過遞去洗浴、過遞自出門、這
幾年從不曾見湯面、今日這浴就如脫皮、退發身上
癢、掃尾足洗了半缸、朱信將衣服與他穿起梳好了
頭髮比前便大不相同、朱信取過飯來、恣意一飽、那
過遞身子本來有些病體、又苦了一苦、又在當風處
洗了浴、見着飯又多喫了碗三合、湊到夜裡生起病
來、張孝基情醫調治、有一個多月方纔痊愈、張孝基
事體已完、弄還了房錢、收拾起身、又雇了個生口與

過遷乘坐一行四衆循着大路而來張孝基開言道
過遷你是舊家子弟我不好喚你名字如今改教做
過小乙又分付朱信你們叫他小乙哥兩下穩便朱
信道小人知道張孝基道小乙今日路上無聊你把
向日典順事情細細說與我消遣過遷道官人往事
休題若說起來羞也羞成了張孝基道你當時是個
風流趣人有甚麼羞且略說些麼過遷被逼不過只
得一直說前後浪費之事張孝基道你起初怎敢
快活前日街頭這樣苦楚可覺有些過不去麼過遷
道小人當時年切無知又被人哄騙以致如此懊悔

無及矣。張孝基道：只怕有了銀子，還去快活哩。道：這道小人性命已是多了，還做這件事，便殺我也不敢去。張孝基又對朱信道：你是他老人家，可曉得太公少年時也曾恁般快活過麼？朱信道：可憐他日夜只想做人家，何曾舍得使一文屈錢？却想這樣事。孝基道：你且說怎樣做人家？朱信扳指頭：一歲起運，細說怎地勤勞？如何辛苦？方掙得這等家事，不想小乙哥把來看得銀土塊一般，弄得人亡家破。過還所了只啻京江。張孝基道：你如今哭也遲了，只是將來學做好人，還有個出頭日子。一路上熱一句，冷一句。

把話打着他心事，遇還漸漸自然，自艾懊悔不迭，正是

臨崖立馬收繮晚

舡到江心補漏遲

在路行了幾日，來到許昌。張孝基打發夫信先將行李歸家，報知渾家。自同過遠徑到自已家中，見過父母，將此事說知。令過遷相見已畢，遂引到後園，打掃一間房子，把出被窩之類，交付安歇。又分付道：「不許到別處行走。我若查出時，定然責罰。」過遷連聲答應，不敢不敢。孝基別了父母，同至家中，悄悄與渾家說了。渾家再三拜謝，不題。且說過遷當晚住下，次日適

早便起身擔着器具去鋤地看那園時甚是廣闊。過園牆竹爲籬。張太公也是做家之人並不種甚花木。單種的是蔬菜。灌園的非止一人。過幾初時那里渾弄得來他。也不管一味發墾。過了數日。漸覺熟落。好不歡喜。每日擔水灌澆。刈草鋤壟。也不與人搭話。從清晨直至黃昏。略不少息。或遇淒風急雨之時。想想父親吞聲痛泣。試要往墳上叩個頭。見又守着規矩。不敢出門。想起妹子問說。就嫁在左近。却不知是那家。意欲見他一面。又想今日落干人後。何顏去見妹子。總不嫌我。倘被妹夫父母兄弟奚落。却不自取其

厚索性把這念頭休了。且說張孝基日暮人寮。听見如此勤謹。萬分歡喜。又教人私下試他。說小一哥。你何苦日夜這般勞碌。偷些工夫。同我到市坊上頑耍。頑耍請你喫三盃。可好麼。過遷大怒道。你這人自己怠惰。已是不該。却又來引誘我爲非。下次如此。定然稟知官人。一日張孝基自來查點。假意尋他。事過高聲叱喝。要打過。遂伏在地上。說道。是小人有罪。正該責罰。張孝基恨了幾聲。乃道。姑恕你初次。且。不計較。倘若再犯。定然不饒。過頓首。唯自此之後。愈加奮勵。約莫半年。並無倦怠之意。足跡不敢踏出園。

門張孝基見他悔過之念已堅一日教人拿着一套衣服并巾幘鞋襪之類來到園上對道還道我看你作事勤謹甚是可如今解庫中少個人相幫你去得可戴了巾幘隨我同去過還道小人得蒙收留灌園已出望外豈敢復望解庫中使令張孝基道不必推辭但得用心支理便是你的好處了過是即便裹起巾幘整頓衣裳此時模樣比前更是不同隨孝基至堂中作別張太公出門路上無顏見人低着頭而走不一時望見自家門首心中傷感暗自掉下淚來得到得門口只見舊日家人都叉手拱立兩邊讓張

孝基進門過邊想道我家這人如何都歸在他家想是隨屋賣的了却也不敢呼喚只看着頭而走衆家人隨後也跟進來到了堂中便立住鄉不行見卓椅家火之類俱是自家故物愈加悽慘張孝基道你隨我來教你見一個人過邊正不知見那個只得又隨着而走却從堂後轉向左邊過邊認得這徑道乃他家舊時往家廟去之路漸漸至近孝基指着堂中道有人在裏邊你進去認一認過邊急忙走去擡頭便見父親神影翻身拜倒在地哭道不肖子流落卑汚玷辱家門生不能侍奉湯藥處不能送骨人土忤

連不道粉骨難贖以頭叩地血被于面正哭聞只听得背後有人哭來叫道哥哥你一去不回全不把爹爲念過遷舉眼見是妹子一把扯住道妹子只道今生已無再見之期不料復得與你相會哥妹二人相持大哭

昔年流落實堪傷

今日相逢慟斷腸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哥妹爲了一回過盡向張孝基拜謝道若非妹丈救我性命必作異鄉之鬼矣大恩大德將何補報張孝基扶起道自家骨肉何出此言但得老舅改過自新

以慰岳丈在天之靈。勝似報我也。還這位謝道不肯謹守。妹丈向日約束。倘有不到處。一依前查責。罰張孝基笑道。前者老舅不知詳細。故用權宜之策。今已明白。豈有是理。但須自戒可也。當下張孝基與眾家人來拜見。已畢。回至房中。淑女整治酒餚。款待過遷。乃問我的大嫂嫁了何人。淑女道。哥哥你怎說這話。却不枉殺了人。當日爹爹病重。主張教嫂嫂轉嫁。嫂嫂立志不從。乃把前事細說一遍。又道。如今見守在家。怎麼說他嫁人。過邊見說妻子貞節。又不覺泪下。乃道。我那里曉得。都是朱信之言。張孝基道。此乃一

盛開時酒
可更也
時已
大家同安
大
人

時哄你的話待過幾時同你去見令岳迎大嫂來家
過遠道這個我也不想矣但要到爹爹墓上走道張
孝基道這事容易到次早備辦祭禮同到墓上過遠
哭拜道不肖子違背爹爹罪該萬死今願改行自新
以贖前非望乞陰靈洞鑒祝罷又哭張孝基勸住了
回到家裏把解庫中銀錢照明付與過遠掌管那過
遠離管了解庫一照離園時早起是眠不辭辛苦出
入銀兩公平謹慎往來的人無不歡喜將張孝基夫
妻恭敬猶如父母倘有疑難之事便來請問終日住
在店中毫無昔日之態此時親戚盡曉得他已回家

俱來相探。彼此只作個揖。未敢深談。過了兩三個月。張孝基還恐他心活。又令人來試他。說小官人你平昔好頑。沒銀時。還各處抵借來用。今見放着白晝晃許多東西。倒呆坐着。近日常有個絕妙的人兒。有十二分才色。藏在一個所在。若有熟同去喫杯茶。何如過遷所罷。大喝道。你這鳥人。我只因當初被人引誘壞了。弄得破家蕩產。幾乎送了性命。心下正恨着這班賊男女。你却又來哄我。便要扯去見張孝基。那人招稱不是。方纔罷了。孝基聞知如此。不勝之喜。時光迅速。不覺又是半年。張孝基把庫中帳目細細查算。

分毫不差乃對過還說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向日
你初回時我便要上覆令岳迎大嫂與老舅完聚恐
他還疑你是個敗子未必肯許故此止了今你悔過
之名人都曉得去迎大嫂料無推托如今可即同去
過還依允淑女取出一副新鮮衣服與他穿起同至
方家方長者出來相見過還拜倒在地道小婿不肖
有負岳父賢妻今已改過前非欲迎令愛完聚方長
者扶起道不消拜你之所行我盡已知道小女既歸
于汝老夫自當送來張孝基道親翁還在何日送來
方長者道就明日便了張孝基道親翁亦求一顧尚

有話說方長者應允二人作別回到家裏張孝基道
請親戚鄰里于明日喫慶喜筵席到次日午前方氏
已到過遷哥妹出去相迎相見之間悲喜交集方氏
又請張孝基拜謝少頃諸親俱到相見已畢無不稱
贊孝基夫婦玉成之德過遷改悔之善方氏志節之
堅不一時酒筵完備張孝基安席定位聚齒而坐酒
過數巡食供三套張孝基起身進去教人捧出一個
箱兒放於桌上討個火盆滿斟熱酒親自遞與過遷
道大舅滿飲此盃過遷見孝基所敬不敢推托雙手
來接道道遷理合敬捧文如何反勞尊賜張孝基道

大舅就請乾了、還有話說、過遞一吸而盡、孝基將鎗匙開了那隻箱兒、箱內取出十來本文簿、遞與過遞道、請收了、這幾本帳目、過遞接了、問道、妹丈、這是什麼帳、張孝基道、你且收下、待我細說、乃對衆人道、列位尊長在上、小生有一言相稟、衆人俱站立起身道、不知足下有何見論、老漢們願聞請誨、遂側耳拱听、張孝基益出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無不背時稱美、正是

錢則如黃金

仁義值千金

會記床頭語

窮通不二心

當下張孝基說道：昔年岳父，祇因大舅蕩費家業，故將財產傳與小生。當時再三推辭，岳父執意不從，因見正在病中，恐禍其怒，反非愛敬之意，故勉強承受。此皆列位尊長所共見，不必某再細言。及岳父棄世之後，差人四處尋訪，大舅四五年間，毫無踪影。天意陳留，得遇當時本欲直交還原產，仍恐其舊態猶存，依然浪費，豈不反負岳父？這段恩德，故將真情隱匿，使之掛彈繩，以規矩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長以良言勸喻，隱語判斷，冀其悔過自新。幸喜彼亦自覺前非，悲艾日深，幡然遷改，及令管庫處心公平，臨事期

何人之
有非唯能
死人之天
已性千古
一幸某也

謹數月以來絲毫不苟某猶恐其心未堅幾遣教人
試誘心如鐵石片語難投竟爲志誠君子矣故特請
列位尊長到此將昔日岳父所授財產并歷年收積
米穀布帛銀錢分毫不敢妄用一一開載帳上今日
交還老舅明早同令妹卽搬歸寒舍矣又在篋中取
出一紙文書也奉與過選道這幅紙乃昔年岳父遺
囑一發奉還適來這孟酒乃勸大舅自今以後兢兢
業業克儉克勤以副岳父泉臺之望勿得意盈志滿
又生別念戒之戒之衆人到此方知昔年張孝基苦
辭不受乃是真情稱嘆不已過選見說哭拜于地道

不肖悖逆天道流落他鄉自分橫死街衢永無歸期
此產豈爲我有幸逢妹丈救回故里朝夕訓誨敬願
成人全我父子完我夫婦延我宗祀正所謂生我者
父母成我者妹丈此恩此德高天厚地殺身難報卽
使執鞭隨鏡亦爲過分豈敢復有他望况不肖一生
違逆父命罪惡深重無門可贖今此產乃先人主張
授君如歸不肖却又不逆父志益增我罪張孝基扶
起道大舅差矣岳父一世辛苦實欲傳之子孫世守
不意大舅飄零于外又無他子可承付之于我此乃
萬不得已豈是他之本念今大舅已改前愆守成其

業正是繼父之志。岳父在天亦必徇從。長笑。怎麼反
增你罪過。邊又將言語推辭兩下。你道我那各不肯
收受。連衆人都沒主意。方長者開言。對張孝基道。承
姑丈高誼。小婿義不容辭。但全歸之。其心何安。依老
夫愚見。各受其半。庶不過情。衆人齊道。長者之言甚
是。昔日老漢們亦有此議。只因太公不允。所以止了。
不想今日原從這着。可見老成之見。大略相同。張孝
基道。親翁子承父業。乃是正理。有其不安。若各分其
半。卽如不還一般了。這怎使得。方長者又道。既不願
分。不若同居于此。協力經營。待後分之。子孫何如。張

孝基道寒家自有敝廬薄產子孫豈可占過氏之物
衆人見執意不肯俱勸過惡受領過遷却又不肯進
裏邊見外子正與方氏飲酒過遷上前哭訴其事
教妹十勸張孝基受其半那知淑女話與丈夫一
般過遷夫婦跪拜哀求只是不允過遷推托不去再
拜而受衆人贊贊道張君高義千古所無唐入羅隱
先生有贊云

能生之不能富之能富之不能教之或而生之
貧而富之小人而君子之嗚呼孝基真可爲百
世之師

當日直飲至晚而散。到次日，張孝基教渾家收拾回家。過遷苦留道，妹丈財產既已不受，且同居于此，相聚幾時，何忍遽別？張孝基道：「我家去此不遠，朝暮便見，與居此何異？」道遷料留不住，乃道：「既然如此，明日治一酌，與妹丈爲餞。」後日去，何如？孝基許之。次日過遷大排筵席，廣延男女親隣，并張太公夫婦、張媽媽。守家不至，請張太公坐了首席，其餘賓客依次而坐。裏邊方氏姑嫂女親，自不必說。是日筵席水陸畢備，極其豐富，眾客盡歡。而別客去後，張孝基對道遷道：「大舅岳父存日從不曾如此之費，下次只宜儉省，不

可以此爲則。過還唯唯。次日孝基夫婦止收拾往奩中之物。其餘一毫不動。領着兩個兒子作辭起來。過遷方氏同婢僕直送至張家。置酒款待而回。自此之後。過遷保守愈勵。遂爲鄉閭善士。只因勤苦太過。漸漸習成。父親怪客樣。子後亦生下一子。名師儉。因恐自己昔年之失。嚴加教誨。此是後話。不題。且說里中父老敬張孝基之義。將其事申聞郡縣。郡縣上之于朝。其時正是曹丕篡漢。欲收人望。遂下書徵聘。孝基惡魏乃僭竊之朝。耻食其祿。以親老爲辭。不肯就。後父母百年後。哀毀骨立。喪葬合禮。其名愈著。州郡

復舉孝廉凡五詔俱以疾辭有人問其緣故孝基笑而不荅隱于田里躬耕樂道教育二子長子名繼次子名紹皆仁孝有學行里中咸願與之婚孝基擇有世德者配之孝基年五十外忽夢上帝膺召大婦遣雙雙得疾二子日夜侍奉湯藥衣不解帶過還聞知率其子過脚儉同來亦如二子一般侍奉孝基謝而止之過邊道感君之德恨不能身代今聊效區區何足爲謝過了數日夫婦同逝臨終之時異香滿室鄰里俱聞空中車馬轟之聲從東而去二子哀慟自不必說那過邊哭絕復起至于喉血喪葬之費俱過邊

爲之置饗二子泣辭再三過遷不允一月後有親友
從洛中回來至張家弔奠述云某日于嵩山遊玩忽
見旌幢騎御滿野某等避在林中觀看見車上坐着
一人絳袍玉帶威儀如王者兩邊錦衣花帽侍衛多
人仔細一認乃是令先君某等驚喜出林趨揖令先
君下車相慰某等問道公何時就微送爲此顯官公
先君荅云某非陽官乃陰職也上帝以某還財之事
命主此山煩傳示吾子不必過哀言訖倏然不見方
知令先君已爲神矣二子聞言不勝哀感那時傳遍
鄉里無不嘆異相率爲善名其里爲義感鄉晉武帝

時州郡舉二子孝廉俱爲顯官過遷年至八旬外面
終兩家子孫繁盛世爲姻戚云

選財陰德慶流長

千古名傳義感鄉

多少競財康骨肉

應知無面向嵩山